# Art Weekly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10月6日 星期三 第**950期** I

新民晚報

I 主编:吴南瑶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ss@xmwb.com.cn 14

杨清磬、徐子鹤合作『秦淮渡口▶ 一九匹一年 包羽兒 子雪 一九四一年,钱瘦铁、孙雪泥



钱瘦铁画山茶,刘海粟八十二岁补题 古艳

90多年前,就在铁老回国之前,桥本关雪 等诸多好友都劝他留在日本,但他没有。后 来,许多香港朋友也希望他留在香港,他依然 没有。在坚决的爱国情怀下,铁老回到了中国 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一级画师。他的骨子 血脉里流着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血,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。他对祖国一直爱 得深沉。在这国庆的日子里,我觉得这个展览 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#### **■**Ⅰ学东西取法"高古"Ⅰ■

我是在1962年,经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王 明煜介绍,拜钱瘦铁老师学习书法的。当时, 他住在黄浦路73号。每次,我总是见他坐在 三楼画室窗前的书桌上,伏案画画、写字或者 篆刻,他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书架,里面放满了 书和各种字帖。有时候,我们也谈书画艺术。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:"学东西要取法高古,隶 书要写秦汉;小楷要写晋,大楷写唐。要取法 "所以,在他的指导下,我从之前练的 《九成宫》换成临写小楷的《祭侄稿》。

铁老是金石、书、画三绝,但他能在吴昌 硕先生的印风外别树一帜,有自己独特的风 格,十分了不起。特别是他的字,其用笔的精 致程度,可以说百看不厌。他的篆书拙朴、醇 厚、沉逸、潇洒;隶书萧疏奇宕,不受绳墨;草 书用笔拙重而凝练洒脱。可见,他对中锋运笔 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。他对点画要求"两边要 毛",这样写出来的字味道就足。他教导我"用 笔要如锥画沙,如屋漏痕"。他的楷书、篆书、 草书、隶书都达到很高的成就,可惜他的作品 曲高和寡,外行人看不大懂。但内行人无不说 好的,画院里的很多老先生,比如刘海粟、谢 之光、朱屺瞻等都对他的书法相当佩服,谢之 光先生就直接喊他老师。洪丕谟先生《古今书 法名作鉴赏大成》一书中,曾经赞誉钱老的书 法"老练生辣,在骨鲠中得流转之致,在流转 中得骨鲠之趣。

这次画院能展出体现他的多种书体特点 的《37首毛主席诗词》长卷,让更多的大众来 零距离欣赏他的书法艺术,提高大众审美品 位,非常值得赞赏。

### **Ⅱ** 画到梅花不怕人 I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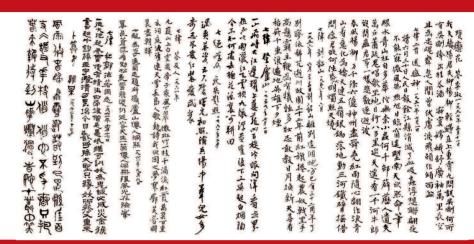
从艺术来说,铁老无论画花鸟还是画山 水,他作品的最大的特点是有古拙之气。高野 侯擅画梅花,曾有"画到梅花不让人"一印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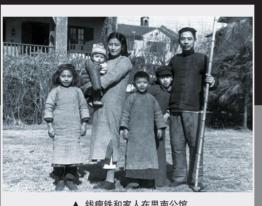
刘小晴

今年,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,上 海中国画院特别 把先师钱瘦铁晚 年以多种书体写 就的《37首毛主 席诗词》书法长 卷,及他的一批 毛主席诗词的篆 刻作品一起展 出,在国庆这个 特别的日子里呈 现给大家,我觉 得特别高兴。



▲ 无限风光在险峰





▲ 钱瘦铁和家人在思南公馆



负其艺,铁老有一枚章叫"画到梅花不怕人", 他画梅花也特别拿手,连高野侯本人看了都 不得不佩服。有一次,我父亲和我一起去看铁 老,铁老当场就用四尺开三的皮纸画了一幅 梅花送给我父亲,我父亲写了两首诗回赠。这 幅梅花太精彩了,铁老画的时候就有一种解 衣磅礴的气概,笔墨苍润而设色沉着古艳,以 篆书法写干枝以草书法圈梅花,风骨劲峭。

因为他住在黄浦路,旁边就是外滩,他画 了好几张黄浦江的写生图,他下笔酣畅恣肆,

气格壮伟,力度过人,即使是尺素小品,也有 寻丈之势。他的山水画,不仅有自己的风格, 古朴旧气,还能呼吸时代的新空气。他的很多 新中国题材的写生作品,画现代建筑、汽车、 轮船、工厂也都很出色。他说:"小晴啊,艺术 求变是很难的! 要张张不同有多难啊!

#### Ⅱ 逆境中生出青莲

铁老对待创作是一贯相当严谨的。记得 有一次创作一只鸡,他就画了十几张,稍有不



张四尺整张的书法作品,在我面前就看他写 了三张,他都不满意。我想可能因为我在的缘 故,对他有所干扰,但他也不说。等我走了以 后, 听说他又写了好几张, 直到满意为止。

他被打成右派后,工资被降得很低,家 里有七个小孩, 画也卖不掉, 经济很困难。 在这种情况下,铁老还被加上很多莫须有的 罪名,天天要交检查,他心里的苦闷可想而 知。但就在这么痛苦而窘迫的情况下,他对 艺术的执着追求不变,在艺术中全部宣泄出 来。每次我去看他,他仍是伏案画画、写字 或者篆刻,十分沉醉其中,是艺术安慰、平 复了他的心。那个时期,他的一大批好作品 就在苦难中诞生了。

## ■ 报师恩传承艺术 |■

我跟铁老学艺五年,虽然铁老的经济情 况不好,但是他收学生却从来不收学费。我每 次去,就是买一篓苹果或者买点蛋糕。我从来 没能好好地孝顺讨他, 唯一为他做讨的就是 磨墨。铁老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抄手砚,我每次 去就用一个上午给他磨一大缸墨,边磨边看 着他写字或画画。磨好后,他就让我在墨里加 几滴防腐剂,这样可以保持墨汁一周都不变 质。后来,我跟着胡问遂老师主要学唐碑,但 我的楷书是跟铁老学的。在培养学生上,他虽 然话不多,但句句讲到要点。

我开始学习古代书法理论,就是因为铁 老有《书菀》等很多理论杂志和一大书架的 书。我每次去都会借一本书法或者绘画的理 论书,回去十分宝贝地抄录下来,这为我搞书 法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。其实,那 时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借书出去的, 但铁老非 常有长者风范,有求必应。每当我碰到不明白 的地方时就去问铁老, 他总是很耐心地讲解 给我听。对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理论,他是 研究得相当诱彻的。

可惜他生不逢时,过多的苦难让他过早 地离开了我们,不然他一定能留下更辉煌的 艺术。如今,子欲养而亲不待,这成了我一生 的遗憾。我所能做的就是传承艺术,我一辈子 从事书法教育工作五十年不敢间断。